

## 在龍日與蛇日降生的故事

桌燈下的此刻，一罈蛇皮泡過的酒，不為暖胃，不是為酌而酌，只就必須得敬一個人，這酒是她釀的，一杯下肚，渾厚濃稠得化不開，甘醇味漫過整個身骨，算算，三十年都過去了。

我家四壁佇立著原始民族的面具、盾牌、皮鼓、長及半人高的竹箭，它們印證著我曾經前往一般人從未履及的遠方，極遠方，那是冒險者的疆土，我為之驕傲的經歷。每當從遠方歸來進家門的一刻，總會侵襲過來一股子嗆鼻辣眼，那氣息原始、骯髒卻又詩意。

面對看得見摸得著的日常，無疑我是個庸民，內心鼓譟著快點過完吧這一天，不希罕生活帶來什麼小確幸。我時常只是在回味、咀嚼、整理我所去過的遠方，為了餬口飯還將遠方張羅成學術文章，可心裡總在此處計畫著下一次出發到彼處。

「遠方」以一種宗教的高度，無歇止召喚著我，隔個半載一年，有個遠方可以前往，現實就變得可以忍受。

這兩年因為該死的病毒，舉世皆動彈不得，要不就動輒得咎，不能出門，一切發空，空到長滿霉斑，腦袋又被霉斑給蠶食，眼看整個人就要崩壞了，中年大叔怎麼也該動手書寫遙遠一方的故事。

一切得從九歲那年說起。

如果抽掉了九歲，關於九歲那年的一切都不存在，就等於是，「我」這個人少了眼睛胳膊，不成個人——我在九歲那年遇見了巴洛；此後我三十多年的人生便沒個消停，那些個在龍日與蛇日降生的故事，決定了我的第二人格，遠方的血脈。

我在這裡所寫的每一行字，都來自於巴洛婆婆，要不然我一個台灣小孩怎麼會去研究這個從未被歸屬與正名的族群，且又是裡面最詭譎的角色——女巫。

這淵源說起來可就長了，先讓我這位書寫者自報家門，將故事從頭拎起。

打我出生那些年，中壠龍岡還不叫「雲南村」，雖然已經住著不少被政府安置在此的雲南移民，他們多半因為戰亂從中國遷移到緬甸、泰國、寮國，「游居」了幾年，延至五零年代才遷到台灣，被中華民國政府安置在南北幾個陸續圈圍起來的眷村裡。

龍岡這個小地方其實群族雜處，不光是雲南人，比如我爹是傳統保守的客家人，我娘是他當流亡學生來到寶島之後自由戀愛娶到的彰化小姐。我們家周圍住

著鄉音鄉調的外省人，湖南、廣西、四川、東北都有；更別說，還有從全台各地招收來的正宗台男阿兵哥在陸軍專校受訓。

而對一般大眾印象鮮明的滇緬移民，不獨漢人，許多來自雲南各地的少數民族：傣族、怒族、彝族、苗族、拉祜族、景頗族……多了去。對於這個族那個族，不管是左右鄰居或者學校同學，我從來無法區別，畢竟皮膚黑、挺鼻子、寬雙眼皮底下一雙大眼睛，這長相抓起來實在一大把。幸好從我娘那裡聽來八卦，才會讓我有個精確概念，比如演「星星知我心」大姊秀秀的是拉祜族，這在龍岡可是響徹雲霄遠近知名！

小小龍岡就像是具體而微的族群大雜燴，生活在其中的我對這一切太習以為常，不覺得有特殊之處，畢竟再大的世界也得我雙腳踩到的才算個數，要不「世界」得怎麼定義？那年頭，一個小潑孩毫無人我區別，就說是個「大同」世界也成，大家跟我到底沒啥不同，有吃有玩，吃的飽玩的開就是一切。

眷村聚落展開來就是塊百納被，沒個規則，曲折小徑，蜿蜒巷弄，錯落著一家家低矮房舍，夯土房，攀牆蔓，野香花，過時的春聯，虛掩的紅漆木板門，貓犬鑽空自在來去。沒有店招的「雲南小館」、「泰緬料理」，照樣有客人熟門熟戶，鍋裡熱騰騰冒著氣一路從清晨冒到過午，顯得這裡特別有人間煙火味。

我是個屁孩子，脾氣特別壞，正餐不吃，但沒事就愛吃人家曬在太陽下的臘肉香腸，鄰居要誰吼了一句，我會羞憤到拿腦門去撞地板，真是腳踩的地板，不是牆壁！生氣撞地板，撞成一個小習慣了，有天竟然撞出個軟軟的膿包，據我娘形容像半顆山東大饅頭，顏色還早上看是紅色，中午看是紫色，晚上變成了綠色，家裡嚇壞了。

我那當小學訓導主任的父親照例先帶去給他的學生看，這學生是位軍醫，給我打了針、擦了藥，兩三天完全沒起色，就是說饅頭沒坍方，從半顆漸漸長成了小山似的一大顆。這還不打緊，我竟然出現了「打擺子」的現象，嚷著說好冷！抖啊抖不個不停，不一會兒又發熱，燒到四十度，我娘用冰塊包著毛巾幫我擦背，我爹拿酒精刷遍我全身，體溫是降下來的，可又繼續「回燒」，把他們急死了，擔心獨生子給燒成智障！

軍醫微言暗示我娘到菜市場口跟幾位阿嬤聊聊，果然她就打聽到一位「跳神」的老太婆很靈，她獨居在龍岡的邊陲地帶，行蹤莫定，時常四處亂跑，這兩天才剛從屏東回來，我娘見機不可失，打聽清楚之後立刻認真準備。即使我爹並不信這一套，明著也沒堅強反對，就由著我娘夜裡挽著個包袱自行把我拎到那間「鬼屋」了。

可不是，我們一群小孩子成天喜歡到處亂闖、胡玩一通，就祇有「鬼屋」不

敢靠近。陳舊的紅色木板門，往兩邊推開也望不見裡面，庭院高高低低七爺八爺似的樹木，屋頂、牆壁、窗戶更爬滿了像蛆一般的藤蔓，幽暗得一丁點陽光都竄不進屋裡。

我娘上門先就打開「禮包」：一件新裁製上衣，一小袋白米，一瓶高粱酒，一團棉線，幾顆雞蛋，想必是巷口幾位阿嬤指導的，要不節省如我娘，上菜市場蔬果專挑熟到快爛的，這樣容易講價，落落一大包砍到三分之一，最後再拗老闆奉送兩根蔥一條辣椒。

我沈默與乖順下來，並非由於心疼家產，而是害怕——眼前這老太婆略彎著身子，皺紋又深又雜亂，眼睛低垂著，偶爾眨眼，睫毛後面好似有兩顆黑洞會讓人掉下去，可不就是電視演的陰間鬼婆婆！

巫婆打開「禮包」，摸出那瓶高粱，以口就瓶把瓶蓋給刨開，灌了一大口噴向四周，就像我跟班上男生比賽吐口水那種陣勢，但她更驚人，公園的噴泉等級。打了個極度不禮貌、會被叫到教室外罰站整節課的哈欠之後，這婆開始打嗝，可不是一般打嗝，很大、很誇張的嗝，吃得再飽我都打不出這種嗝，幾乎嗝到快要清出胃裡的隔夜飯了，一陣噁心感向我侵襲過來，但她沒有吐出半丁點食物，只是散發著濁重的酒氣。

慢忽忽，緩悠悠底，她哼起一種沈悶的調子，沒有韻律起伏，念經似的，唱起只有鬼才聽得懂的「巫婆歌」，唱了不知多久，唱到我快打起瞌睡來，突然她左腿抖動起來，可奇怪了，好像什麼在吊著她的腿，不是她自己要動，左腿抖著抖著右腿也抖了起來，兩腿越抖越厲害，越抖越高，恐怕就要翻過身去，整個人於是彈跳了起來，如果她雙手伸直再把臉塗白，完全貼近一個僵屍！

我嚇得藏在媽媽身後，心裡祈求著觀世音菩薩保佑，過了這關，我一定當個好孩子，再也不調皮偷東西，考試不偷看班長的答案，不會去拉副班長的長辮子，不掀學藝股長的裙子，孝順父母尊敬老師友愛堂表兄弟姊妹，「觀世音菩薩求求祢！求求祢了！」

終於巫婆歌唱完了，她把嚇傻的我給拽出來，哈哈大笑起來，雞蛋就往我手肘撞，再倒進碗裡，往裡一看說：「你魂丟了，在頭頂肩膀頭髮附近有三個魂走丟了，兩個在腳趾的走丟了，所以才會生病。」

聽這話，我娘完全墮入了五里霧中，我則是一臉呆滯，不明白自己哪裡就亂七八糟長出了這麼多魂！而且「魂」究竟是個什麼東西？

「爬樹時丟了幾個魂，沒事，會好的。」

我娘應合著說：「沒錯……男孩子就是調皮！」

我正努力回想自己這兩天爬了誰家的樹……剎時傳來一陣刺鼻的腥涼怪

味，老巫婆用筍葉包著她的特製膏藥，成分據說有龍骨、鳳牙、牛角、蛇皮、虎膽汁！可嘆我從小就使用過如此驚人昂貴的藥材，當時我只覺得跟熬煮過的汽油味差不多難聞。當我娘將草藥糊在我腦門的膿包上，不僅膏藥穿透到我皮囊裡，說也奇怪，好像我就被睡神給抓走了，抓遠了，望不見了，到哪都不知道了。

這個經驗只有在我二十年後打麻醉藥時可比擬，「斷電」一般，不知道醫生是如何把內視鏡穿進食道口，一刀劃開那個 1.2 公分的腫瘤，取出組織來做切片檢查。

反正我就是睡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，等我朦朧間清醒過來，重新通電……嚇！完全挪移到另一個世界。

當時才九歲的我，怎麼說起那個三十多年前的詭譎夜晚——

巴洛婆婆已經換上黑布開襟短衣，裡面一件鑲滿銀幣的內襯，百褶黑布裙，黑底繡紋襪套，再戴上一頂梯形、高聳的帽子，手腕、腳踝匡匡唧唧，令人稱奇的是，巴洛身邊圍繞著一群身穿同式黑衣布裙的老婆婆們。

我竟然置身在巫婆群之間！

這是哪兒啊？群山張臂圍繞，月亮像一把彎刀就插在山頂，雲煙霧靄從山的胳肢窩給飄進屋裡了，我趕緊又闔上偷偷張開的眼睛，難道我被巫婆給賣到山裡了？我娘竟然自己走了，我爹恐怕也不要我這個不成材的兒子，早懷疑自己不是他們親生的，要不我只是偷了十塊錢怎麼會狠心的拿橡皮水管抽我。

作夢嗎我？還是我……死了？

畢竟沒死過，怎麼會知道死是怎麼個形狀跟感覺，我下意識的捏自己大腿邊的肉，會痛，心裡竟然湧起一絲絲安慰，痛隨之帶來的是飢餓感，我的肚子扁得不像話，好想塞一包沾滿白糖的炸麻花，剛炸出來，熱騰騰的，可香了。

巴洛將手指蘸在酒杯裡，隨即灑向兩邊肩膀，她嚷著：

「一直聞到死亡氣味，幾十年、一百年前的鬼都有，主人要喝，各路鬼都來搶著喝，晃得我暈喔！」

眾人「嘿」一聲長嘆，巫婆們開始唱歌，似咒似歌，維持一種單調而重複的旋律，時而低吟，時而念唱，時而個別婆婆接唱，時而幾個婆婆一起疊唱，更有時妳一句妳的、她一句她的，此起彼落交錯著「巫婆交響曲」。

龍岡有個騎腳踏車沿街叫賣山東饅頭的大叔，據說寫過幾本武俠小說，他教過我，遇到鬼就對鬼吐口水，罵髒話，鬼就會嚇跑。但已經被「嚇」成槁木死灰的我，只敢裝死裝睡，動也不動，在她們一聲一聲各自起落的咒唱聲中，小心呼吸，唯恐引起注意，我知道我沒死，但不能被她們發現。我偶爾偷偷扯開眼皮的縫，只見她們突然以怪異的姿態跳呀跳著，老高、奇高，就要碰到屋脊了，我一

個九歲童男被震得跳離了床鋪，滾到床下，眼淚隨之被震出來，娘啊！我娘呢？爹啊，救救我！

我正懷疑自己不是眼睛有淚，而是屁股有淚——尿濕了褲子時，燭火映在我慘白的臉龐上，巴洛在我手心抹上生薑，滿嘴酒氣朝我額頭吹了三口氣，托起我的手腕，用白棉線繞了好幾圈，眾巫婆在一旁喃喃低語著，為我「拴線」祈福，當我看見自己的臉印在巴洛的眼睛時，下意識摸摸自己腦門的彩虹腫包——徹底消失不見啦！

腫包消失然後呢……

一個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，不知醒著睡著，不知眼前是夢境或者真實的小男孩，如何得知南投的「清境農場」之為物！這又怎麼能理出什麼然後呢。

時間不知是斷掉了，或者黏接得太緊，使我瞧不出個縫隙，即使是指縫間的事，也還有個指頭可以透過去的縫，但那個夜晚，我攀著時間的繩子，一刻也沒放鬆過，就走遍了山川大河。就像麻醉藥一打，彷彿電源被拉掉，跟原本一切斷了聯繫，自己原本的生活全退化成了一種虛淡的背景，存在，又不存在。

當我再度醒來時，人已經好端端在自己家裡的小房間，那條充滿我獨有體味的小被被蓋在肚子上，書桌上堆著寫不完的作業本，聽見我爹在客廳抱怨現在的學生很難教，皮得跟猴子一樣，我娘說起米價又漲了一塊半，兒子剛剛才收驚完，明天買半斤牛肉給補一補，我爹數落我娘：「江湖術士妳也信。……那我下班去回教館子買好了，那裡的牛肉比較乾淨。」

如果在別人，這段與大歷史相較微不足道的個人小歷史也就過去了，跟隨著我的童年一去永不復返，即使我從未忘記，但就跟做過的夢一樣，似遠又近，若真如幻，計較不得，然而巴洛婆婆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從此她再不放過我，小歷史成了一本章回小說寫個沒完。

她跟我娘說我不是平常人：「不是生病啊，妳兒子是『尼帕』的命，要跟著我學本事才會好。」

尼帕，*nipa*，就是巫；*ni* 是人，*pa* 是鬼，溝通人鬼之間的就是巫。

按婆說，我生的可不是什麼一般的病，所以我得跟著她，才能平平安安長大，那邏輯就是，施夷之長技以制夷，你不來好好認識鬼跟鬼學習，鬼就去鬧你個鬼吼鬼叫。

我娘跟我爹商量，為了讓我這位獨子無災無難一路長大成人，也不管「尼帕」究竟是方的圓的，就將我形式上半過繼給巴洛，這下可好，我就成了巫婆的乾兒子。

自那日起，要說是病，我就再沒康復過；要說我被巫婆給纏住，我可就太慶

幸自己成為選民。

巴洛抓著我直嚷著：「男孩不要緊，可以訓練你成為很厲害的尼帕！」

對於成為巫婆我是完全不感興趣，誰在作文裡寫「我的志願」是成為巫婆？沒有！但打小就愛聽故事，不管黑的藍的紅的黃的正的野的漫畫武俠科幻歷史小說，我一律都愛。巴洛家成了一間我最愛消磨時光的租書店，還不用付費，老闆說要訓練我當徒弟，讓我得以把整間店的書都翻個痛快。

巴洛平時一個人住在村子裡，不過常常不在家，說不準哪天就胡走亂跑，多半都是到那些住著滇緬移民的地方，南投的清境農場，台東的濱海小鎮，嘉義的鄉下，高雄屏東交界的幾處邊村，可哪村哪鎮都管不住她，巴洛說成為女巫之後，她變成山風，變成雲彩。

「沒有關得住山風的籠子！沒有關得住雲彩的口袋！」

以是，那個夜晚，她也把我如山風雲彩一般，衝破時間之籠，穿越空間之袋，瞬間從此處移到彼處，使九歲的我見識過一場迷幻而又詭奇的巫夢。

婆為了慎重其事，沒讓我行三跪九叩大禮，她抓了一條毒蛇，拿個小鐵棍擊暈，念了一段咒語，七七四十九天之後，蛇皮完整蛻了下來，散發著剔透的琥珀色光澤，像一襲流動著的碧璽，要我喝下蛇肉湯，往我腦門抹了蛇血，這樣我就算正式被她認作乾兒子了。

她將蛇皮泡了酒，要我往酒甕裡面吐口水，那團琥珀色光澤就跟童男子的口水一起沈埋在歲月裡，這是婆自製的「男兒酒」吧，每當我靈感枯竭，沒辦法自現實脫身，幾度遭受失戀痛苦，就會喝上一小杯蛇皮酒，老實說，難喝極了，卻給予我恩典一般的勇氣，讓我要向當年那個九歲的男孩看齊！

巴洛婆婆是卡多人，沒聽過「卡多——*Gado*」吧，因為這是一個來去無蹤尚未正名的族群。既然是婆的乾兒子，怎麼我也該介紹一下卡多。

據傳在千百年以前，他們從中亞草原一帶啟程，穿越了北迴歸線，涉足到瀾滄江之境，然後繼續沿著更南的湄公河前進，當中卻有一支渡海來到了台灣……沒錯，台灣也有神秘的卡多人！

這是個永遠在游移的群族，他們沒有停過，更不會駐留，使勁要為自己尋找活路，卡多人管這浩瀚的遷移叫「找活路」，比蔣介石從北平退到一七二一公里外的台北更遠，比毛澤東鬧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更長，因為沒個止境，距離的刻度隨著時間將無限蔓延下去。

翻浪巨濤之中，人命如草芥，我童年的微小歷史投身在浩瀚大歷史之中，人微言輕，不為史冊所道，然而背後卻藏著一段無奈的找活路過程，每個人要找的活路不同，巴洛是卡多族，來自雲之南，山之北，竟然來到了她一輩子聽都沒聽

過的臺灣，在這座浮島之上，尋找著她後半生的活路，那該是如何能夠說盡道完的一則傳奇啊！

卡多人沒有文字，於是沒有文字的卡多人，一程一程找活路，一程一程吟歌謠，他們在陽光底下找活路，在陽光底下吟歌謠，用口語來紀錄老祖先的歷史。

漢人有個開天闢地的女媧，卡多也有個女神叫「米耶」。

女媧活在傳說裡，可米耶不同，卡多人的日常生活言必稱米耶，行必遵米耶，祂通曉天與地的身世，能夠飛天能夠遁地。

若問起，那擁有上千年歷史的卡多究竟是怎麼個來歷？米耶可就無法滿足全世界的研究者，答案就跟羅生門似的，各家立場不同，很是繽紛熱鬧。

日本語言學家舉證過，他們可能與十三世紀興起的「倭寇」有關連，因為兩者之間的「黑話」很相似，尤其是與釀酒、賭戲、烹魚、性事一類相關的詞彙幾無二致。

阿根廷圖騰權威曾經宣稱，蘭嶼達悟族的「飛魚」信仰其實就是米耶神座前的龍與蛇，飛魚是這兩隻神獸的變異體。

法國歷史學家推測他們是古羌族後代，源自青藏高原，最遠曾佔領過緬甸，掠奪大量緬甸玉，並且曾與浦甘王朝發生過戰役，最後雙方是以腳上炫技的「籐球」比賽來論斷成敗。

中國學者認為他們最早登錄於《尚書-禹貢篇》，其名為「和夷」，其位置大約為今四川省黑河流域，與彝、佯、納西、拉祜、傈僳等族源出一系。

俄羅斯考古專家則聲稱在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「熱海」挖掘出卡多古王國遺跡，那是一個永遠沈埋於冰雪之下的神秘王國，一位癡情公主為愛而死的故事被傳唱著。

無論怎麼兜怎麼牽，眼下的卡多族主要分佈在滇、緬、越、泰、寮諸境，卻從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，不奉行任何一種體制。

其中來到台灣的這支，人數極少，神秘莫定，全島遊走，我以九歲男孩的純真來證明這件事。可不，初識巴洛的那個夜晚，我從龍岡平地，飛快攀過高山，聽見過女巫集體咒唱。至今除了我這位不才人類學家，根本沒有相關研究論述，這可好，給了我稗官野史無限亂說的可能。

當我後來進入人類學系所就讀，陷在台灣的滇緬移民研究都一兩年了，才恍然驚覺——原來這個夢我做過！最近的最遠，最遠的繞了一圈又成為最近的。

當九歲的我與巫婆巴洛相遇，是否就注定了什麼？

我拾起某個細節，思索估量，彷彿命運的旨意藏在那裡面，往覆前進，往覆後退，在思想的磨折中企圖靠近答案，答案不了的答案。

成為人類學家這可不是什麼從小就立定的志向，要說志向，我只想開個租書店，然後自己也來寫小說，自編自印，只租不賣，就放在架上供知音取閱。

於今中年，我能為巴洛做的，也只是寫故事，寫巴洛告訴我的故事，她老人家總幻想「乾兒子」會有出息，可以到外面光宗耀祖，可我就只是半瓶醋人類學家，三流小說家。

「卡多」最原始的意思——「在陽光底下正在走路的腳」。

我那幾大冊的筆記看似舞文弄墨，其實不過就是追隨著她的腳步，踏啊踏，踏啊踏，踏出了一位女巫的游牧足跡。

以是，我在這裡所寫的每一行字，全都是巫婆巴洛告訴我的故事，她總是在特定日子才有精神理會我——

「屬龍跟屬蛇的日子不跳，因為這兩天是陽間的壞日子，陰間的好日子，精靈都不在了，跑出去玩了，我自己跳啊唱啊很累。」

卡多人不理會農曆，流傳著一種「牲曆」，每天都屬於一種動物，十二個動物一輪迴，逢到龍、蛇這兩動物，因為精靈全跑出去玩，沒能幫巴洛傳遞訊息，她就沒法幫人治病，祇好任我跟前跟後問事情。

巴洛說的許多故事於是就在龍日與蛇日降生，可不，她唱起來：

**天是哪日生出來的？**

**地是哪日生出來的？**

**天是生在屬蛇的日子裡**

**地是生在屬龍的日子裡**

**天上雲莫遮**

**地上霧莫起**

**太陽長在山腳下**

**像歇腳的板凳穩穩當當**

**女神米耶坐在金亮亮的板凳上**

**把天地出生的道理來講……**

巴洛就這麼唱啊唱底，我也只是聽啊聽底，根本沒意會這是首「創世紀」，婆竟解決了人類的起源。

甚至晚到幾十年後，在中亞一處秘境出土了卡多的古老石刻畫，我才意會過來，答案根本藏在巴洛所唱的古老傳說裡。

天臨降於大地之上，天地結合生出萬物，而萬物之中兩隻龍交配時所吐出的

唾沫，被女神米耶收藏在胸脯裡，一對兄妹誤飲下女神的乳汁，龍的舌尖隨之劇烈翻動，變化出無數條小蛇——這便是「尼帕-nipa」的由來，也因此龍日與蛇日精靈會特別活潑、歡快，「通通跑出去玩！」。

難怪婆總是嘮叨精靈不在，問不了事情，龍日與蛇日幹不了正事，所以她才有閒跟我扯扯往事，我也才能夠以文字書寫下去。

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卡多人從未有過文字，就可惜我有。

識字從來憂患始，文字行走著我心裡的語言，凡目所視耳所聞身所觸舌所滋味的，皆用文字在心裡過了一遍，再不能如其原本所是，全是我寫了才算。

我以為人生說不清楚，歸到底本來無一物，可我害怕荒蕪，我的人生必須要填滿，透過仰望著一種高度：殊域、陌土、異語言、人類學、民族誌……構築了我永遠無法企及的一種浪漫。

我需要去到巴洛曾經所在的遠方，完整的呈現她，好似，我就能原諒自己的缺憾。神在未能在現實所給予的，於是在另一片土地上綻放奇異的花朵，巴洛在遠方盛開的人生，我要自己亦如是。

將時間延後，許多許多年之後，當記憶無法辨識日期，十二個動物亂了輪迴，不知道哪天是龍日或者蛇日，女巫可以隨時被精靈附身，以是，沒有死亡這回事，凡病的哀的失去的，得以痊癒復元找回來。

這個夜晚，那罈巴洛釀的蛇皮酒將我逼到醉，我醉了，那最好！

我是巫婆的乾兒子，但沒學會瞬間能飛走的本事，頂多就用酒精發酵著我的意識，敬一敬巴洛她老人家。

既然一場名之為 COVID19 的病毒可以襲捲全世界，快速掃除人類的性命，或者有一天，關於巴洛的這般那般，都會逐漸變得稀淡，趕在所有一切消失前，為巴洛寫一本書，她不會讀到，可我真心希望在我還能充分知覺她的這一刻，寫出所有在龍日與蛇日降生的故事，這是我的浪漫，我的愛。

我對「愛」這個字用得極為謹慎，如果不是因為生命往深裡探祇是一片荒蕪，我用不著愛，痛苦比愛更加微妙底，詮釋了愛。

病毒讓這世界停滯了，我如同一名向女巫求取藥方的病者，卑微的要在她故事所在之處流浪，以此來尋得安定。

閉上眼，飛到昆明，再飛到西雙版納，從版納的首府景洪搭車到縣城，從縣城轉搭到小鎮，冒用寨人的邊民證，再就坐在拖拉機上面顛顛蹭蹭了幾個鐘頭就到了卡多寨，不知身在何處，只知道那是巴洛的土地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

卡多人分布滇、緬、越、泰、寮諸境，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，不奉行任何一種體制；而我，跟卡多人一樣，游移著。

此刻，蛇酒如烈日，幾乎是一團滾燙的火，以文字游牧的我，一雙在陽光底下行走的腳，如此甘願被燒灼著。